



談「龍」

文／圖·物理所 85 級 林俊光

中國的龍

目前我們一般的觀念中，通常都認為中國自古以來都是把「龍」視為一種吉祥的生物，中國皇帝都以「龍」自居，而且中國人也都自稱為「龍的傳人」。不過如果我們更進一步地將歷史與民俗流傳的因素考慮進去，或許才能算是一種比較完整的論述。

關於中國「龍」的最早考古文獻來源，應該還是要從殷商卜辭（甲骨文）中去尋找。在現今解讀出來的「龍」字用法中，有用作神祇名（應為雨神）的，有用作方國名的，也有用作禍患之名的。從右圖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「龍」，我們可以發現到它的共同特徵是「帶牙長嘴」、「彎曲蛇身」、有時還戴上一頂「頭冠」。

但無論如何，在中國的殷商時期，並沒有發現將「龍」比附於天子或國君的跡象。反倒在現存的傳說中，商人始祖「契」和秦人始祖「益」統統都是「鳥的傳人」，並不曾對「龍」有過的特別尊崇的現象。

到了春秋戰國年代，《尚書》裡所出現的「龍」可能是目前可以徵得的最早文獻。《今文尚書·堯典》裡頭描述到在「堯帝朝廷」之中的眾臣，就有「夔」、「龍」這些半人半神的大臣。

帝曰：「夔，命汝典樂，教胄子。直而溫，寬而栗，剛而無虐，簡而無傲，詩言志，歌詠言，聲依詠，律和聲；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：神人以和。」夔曰：「於！予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。」帝曰：「龍，朕堊讒說殄行，



圖一甲骨文中的「龍」

圖二金文中的「龍」

震驚朕師。命汝作納言，夙夜出納朕命，惟允。」

不過我們可以發現，這位「龍」的地位顯然不高，他只擔任了「納言（天子的傳令官）」一職，遠遠比不上舜帝、皋陶、伯夷和大禹的那般顯赫。

到了《左傳·昭公二十九年》（公元前508年）的一段記載，描述魏國的「絳城」城郊出現了一條「龍」，然後易卦卜者「蔡墨」便向國君講述了一段故事。這段原文較長，此處就不直接引述了。其大意是說：龍是大型動物中最有智慧的生物，上古的舜帝曾指派專人養龍。後來傳到了夏朝的第十四任國王「孔甲」，養龍的技術失傳了，而孔甲又剛好獲得一對雄雌雙龍的方外貢物；孔甲爲了飼養這對可以用來「拉車」的龍，冊封了一位「御龍氏」來負責，沒想到這位半調子的御龍氏能力不足，把雌龍給養死了。御龍氏擔心孔甲歸罪而「毀屍滅跡」，偷偷地醃了雌龍，混著作成料理進呈給孔甲。不知情的國王吃了龍肉，竟覺得美味極了；御龍氏深怕國王如果再度向他索求這道美味的料理，到時候他的瀆職和欺君之事再也隱瞞不住，於是便連夜潛逃，最後來到了魯地，這就是後來「范氏」的先人。（以上這段故事，到了西漢時代的司馬遷，便照著收錄進了《史記·夏本紀》之中。）接下來，蔡墨就開始引申出了一段《易經》的卜卦原則，並出現熟悉的「潛龍勿用」、「見龍在田」等乾卦的卦辭，這也是現今關於「周易卜卦」的最早具體記述。蔡墨還順便提到，上古帝王「共工氏」還有個兒子名叫「句龍」，他就是人們所祭祀的「后土」。

我們看《左傳》中的描述，「龍」一方面是具有神靈之氣的動物，一方面又成了后土之神。比起《尚書》裡的「龍作納言」，地位自然又提高了不少。不過說實話，《左傳》裡頭的「龍」居然還會像寵物一般地被人豢養、而且還被人吃到肚子裡頭去，因此這時「龍」的地位，當然還稱不上是真正尊貴的神物。

不過我們從許多方面的片斷資料看來，中國對「龍」的形象與地位提昇，大體上是普遍的現象。從戰國古墓的發掘中可以見到，戰國時期的「四靈」——龍、鳳、虎、龜——已經完整地見諸當時的星象圖之中了。至於「龍」究竟是何時才到達至尊之位的呢？照許進雄先生在《中國古代社會》一書的理論，關鍵可能是在漢高帝劉邦的出生傳說。

中國第一位平民皇帝劉邦的出身不高，但他順應了正確的時勢，並藉由劉邦本身的個人特質，最後終於在秦末的群雄爭霸中勝出，成了漢朝的開國皇帝，建立了延續四百年的中國偉大皇朝。古今中外的開朝者都一樣，如果其原來出身地位低賤，在他成功之後一定都會伴隨著許多特殊的神話。在司馬遷的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中便明確

談「龍」



地記載，劉邦之母在湖邊休憩時，有一頭龍跑來與她交合，劉母後來便生下了劉邦——即使身為平民，但劉邦的血液中流的卻是「真龍天子」。

劉媪嘗息大澤之陂，夢與神遇。是時雷電晦冥，大公往視，則見蛟龍其上，已而有身，遂產高祖。

因此在這種朝代立國的意識型態之下，原本只是四靈之一的「龍」，便「擊敗」了另外三種神物，站到了人民心目中的最高地位。而我們從馬王堆帛書的《二三子問》（這是一篇成書於漢初，藉託於孔子與弟子的對答，闡述《易經》卦辭的一段佚文）中，明顯地見到這種轉變。

二三子問曰：易屢稱于龍，龍之德何如？孔子曰：龍大矣。龍形遷，假賓於帝，倪神聖之德也。高尚行乎星辰日月而不眇，能陽也；下綸窮深淵之淵而不沫，能陰也。……曰：龍大矣。龍既能雲變，又能蛇變，又能魚變，飛鳥昆蟲，唯所欲化，而不失本形，神能之至也。

如前所述，原先在戰國成書的《左傳》裡頭，蔡墨口中的那頭「蟲莫知於龍」的智慧神獸，到漢朝的龍便成了不折不扣的「大人之德」的尊貴象徵。時至東漢，許慎在《說文解字》中所解述的龍：「鱗蟲之長。能幽、能明、能細、能巨、能短、能長。春分而登天，秋分而潛淵。」因此我們可以毫無懷疑地確定，中國到了漢朝建立之後，「龍」的地位已經達到了最高峰，與今日大家的印象相差無幾了。

但「龍」的具體形象究竟為何？它真的是幻想中的生物嗎？現在一般坊間大多以清朝陳雲龍編輯的《格物鏡原》一書的說法，認為龍是「角似鹿、頭似駝、眼似兔、項似蛇、腹似蜃、鱗似魚、爪似鷹、掌似虎、耳似牛」的九種混合生物。不過某些研究者卻從民俗學的觀點來看，認為龍的原型或許並沒有如此神秘。周本雄先生認為，從考古文物與古生物骨骸的發掘來看，除了頭上沒有長角之外，山東新石器時代的「揚子鱷」外型，與後來印象中的「龍」是非常相似的。

自然環境是不斷改變的，對於古氣候的研究已經證實，公元前四五千年中國文明初露曙光的年代，當時中原一帶的氣候比今日還要來得溫暖與潮濕，連大象都曾在黃河一帶漫遊。但在氣候變遷與人類居住地的開發之後，原本沼澤遍佈的黃淮一帶，適合於鱷魚棲居的地盤愈來愈小，以致於到了中國進入信史文明之後，這種短吻的「揚子鱷」已經完全滅絕了。但先民對此種鱷魚的印象，依然一代代地殘留在部落的記憶之中；在無法得見實際生物的情況下，隨著時間的流轉，人民對於「龍／鱷」的概念

逐步抽象化，最後便成了傳說中的神物。周先生的論點有兩項優點，一是可以解釋「龍」與「鱷」在外型上的酷似程度（甲骨卜辭中的「龍」字是不長角的），另一則是說明了「龍／鱷」與「水／雲雨」的關連。而且「揚子鱷每在雷雨之前出現，有秋天隱匿、春天復醒的冬眠習實」，這正可以對應東漢許慎所知道的傳說。

此外，在加拿大漢語學家蒲立本（Edwin George Pulleyblank）對古漢語的研究中，他認為由「龍／龐」兩字在《說文解字》中的「同聲」關係，擬定「龍」字的上古音是作複輔音的「*vlong」——或者，我們用不著使用一般人太過陌生的專業術語，就直接假設「龍／龐」的上古音大概就讀成「plong」吧，這是個以兩個輔音開頭的字。我們都曉得，現代中國的普通話和各種方言中，是完全找不到「複輔音」的字的。但如果我們「大膽假設」，也就是上古秦漢的漢語官話是有複輔音的。但隨著時間的流轉，經過三四百年之後，人們在講話中逐漸放棄了複聲母的發音方式。於是到了後來，把原始發音「plong」的第一個「p-」丟失而成為「long」的，人們重新定義那就是「龍」字的讀音；而把「plong」拋掉第二個輔音「-l-」而成了「pong」的，人們定義搭配它的漢字為「龐」。這麼一來，我們就可以解釋《說文》上頭的記載，與今日兩字發音有如此巨大歧異的來源。這種從語音研究的新理論還帶有一項有趣的旁證，在今天藏人的傳說中，有一種會打雷的神物，牠的名字是「hbrug」。由「hbrug」與「plong」兩種發音相近、以及兩種神獸的相似功能性，我們的確可以將「hbrug」和「plong」視作在上古時代，有著「相同來源」的關係。

當然，如果時間定在漢朝之前，對於「龍」的討論永遠是聚訟紛紜，永遠不可能會有個定論的。以上的討論，就姑且當作是一種不具嚴格學術考證的片面之詞吧。

西方的龍

現在把對於「龍」的討論地點放到西方。要談西方的文明傳統，免不了要溯及到古希臘文化與其最有名的神話傳說。在希臘神話當中，諸神、英雄與怪獸的數量是十分龐大與複雜的。不過在我們的第一印象之中，似乎一下子找不出有名的「希臘龍」。不過「蛇」的故事卻明顯地出現在希臘神話的各個片斷之中。希臘的蛇大多有各種專屬的名字，最有名的算是阿波羅所殺死的 Python 巨蟒，與守護金蘋果的 Ladon。雖然有人認為「龍」、「蛇」是可以互通的同源字，但我們還是要在「不疑處有疑」一番，不靠後代的重新轉述，直接從希臘的文獻中查查，看這個希臘「龍」的字源「δρακων / dracon」究竟可以追溯到什麼地方。以下為行文與閱讀方便，原來的希臘字母全都對譯成爲拉丁字母。

公元前八世紀的古希臘詩人「赫西俄德（Hesiodos）」，在他所寫的《神譜》中有

談「龍」



一段描寫到那隻可怕的怪獸「客邁拉（Chimaera，有人譯成奇美拉）」：

厄客德娜還生了客邁拉，他呼氣爲火，高大可怕，身強力壯，快步如飛，長有三個頭——一個是目光炯炯的獅首、一個是山羊之首、另一個是蛇首（*ophis*）或者說兇猛的龍首（*dracon*）。佩迦索斯和高貴的柏勒羅豐殺死了它。（320，張竹明、蔣平中譯）

同樣對於客邁拉的描寫，出現在荷馬的《伊利亞德》中則寫作了「獅首、羊身、龍尾」，並非赫西俄德的三頭怪獸。無論如何，將「龍／*dracon*」這種生物與「噴火」特徵給連結在一起的，應該可以在「客邁拉」的身上找到清楚的線索。而且在上述這段希臘文本之中，作者還將蛇（*ophis*）與龍（*dracon*）並列，這可解釋爲在作者那個年代，人們應該認爲這兩者是十分相似或可以互通的。

但客邁拉畢竟是從三種動物而來的混合體。希臘神話中，有無單獨出現的「龍／*dracon*」呢？我們還可以發現兩處。當中一則是英雄「伊阿宋（*Eason*，*Jason*，或受英語習慣而譯作『傑森』）」的故事：他率領一大群希臘的英雄人物，乘著「阿耳戈號」跨海向東方遠征，尋找祖先的金羊毛。他們經過一番奇遇與辛苦的冒險，終於來到目的地「科耳刻斯（*Colchis*）」。英雄王子伊阿宋面見當地國王「埃厄忒斯（*Aeetes*）」，請求對方將他祖先的金羊皮歸還給他，好讓伊阿宋可以回國繼承王位。但國王埃厄忒斯卻諸多刁難，要求伊阿宋幫他馴伏那兩頭會噴火的可怕青銅公牛。國王的女兒——會巫術的公主「美地亞（*Medea*）」——喜歡上這位外國王子，瞞著父親偷偷地幫助伊阿宋。以下摘自二世紀「阿波羅多洛斯（*Apollodorus*）」的《希臘神話》：

（美地亞）給他一種藥，叫他在將要去駕牛的時候，塗他的盾以及自己的身體……他可以在一日裡不爲火與鐵所傷害……他終於把它們駕在軛下了。……但是雖然他已駕好了公牛，埃厄忒斯並不給那羊皮，他卻想燒了阿耳戈船，殺卻那些船員。可是在這之前美地亞於夜中帶了伊阿宋往羊皮那裡去，用了她的藥使得守護的龍睡著，她拿到羊皮，同了伊阿宋來到阿耳戈船上。（1:9:23，周作人中譯）

另一則出現「龍／*dracon*」的，則是敘述到那位建立「忒拜城（*Thebai*，或 *Thebes* 底比斯）」的英雄「卡德莫斯（*Cadmos*，或拉丁化的 *Cadmus*）」，他殺死了一頭守護「戰神之泉」的龍，並得到了「龍牙」；把這些龍牙種在地上，便會立刻從土裡長出一支軍隊來：

（卡德莫斯）來到得爾福（*Delphi*），詢問關於歐羅珀的事情，神告訴他

不必多管歐羅珀的事，但當去跟著母牛的引導，在她因了困倦而躺倒的地方建立城市起來……就是現今的忒拜城。想要把這牛祭獻給雅典娜，他派遣幾個同他來的人去從阿瑞斯的水泉汲水。但是有一條龍，有人說是阿瑞斯所生的，守護這水泉，傷害了差去的大部分的人。卡德莫斯很生了氣，殺了那龍，又依了雅典娜的勸告，把它的牙齒播種了。這些種了下來，從地裡出來些武裝的人。（3:4:1，周作人中譯）

從上面這兩段故事中，我們可以簡單的作個地緣與故事情節分析。伊阿宋尋找金羊毛的阿爾戈遠征隊，目的地是黑海東岸的「科耳刻斯」，其地約當今日的「喬治亞」地區。另一方面，來到希臘本土殖民的王子「卡德莫斯」的出身來歷，在前五世紀那部有名的《歷史》一書中，作者「希羅多德（Herodotos）」宣稱經過他的研究，卡德莫斯是「腓尼基人」——對照現代學者所知的古代腓尼基語中，「Kadm-」這個字根正是「東方」之意。所以，我們若從「希臘本位主義」的角度來看，上面這兩段出現「龍」的地區，都與「希臘的東方」有所聯繫。由此或許可以推測出來，使用到「dracon」這個字的神話生物是來自於「東方」的傳說。相較之下，只有希臘本土、愛琴海區域的神話中，才會出現採用「蛇／ophis」這個名字來描述這種類型的怪獸。

此外，在希臘語的字源中，「drac-」的字根是「看」、「仔細盯著」之意。因此我們便發現到，伊阿宋的故事中，負責守護那張金色羊皮的神獸完全不需要睡眠，它可以永遠張開雙眼——這正適合擔任看守寶物的職務。所以美地亞公主要破解守護之龍的作法，就是讓它的視覺功能暫時消失——用藥使這條龍入眠。所以從希臘字源來的分析來看，古希臘人可能是由這一神獸的特殊能力，才為其命名為「dracon」。

無論如何，希臘神話中的「龍」，除了外表像蛇、會噴火、不用睡覺之外，我們還看不出它含有太多的「邪惡」成分在裡頭。公元前四世紀的雅典，有出現以「Dracon」為名人物活躍於政治圈中。至於到了後來，義大利半島上新興的羅馬人逐步掌控了歐洲；但羅馬人對於神話傳說與文學創作上，大體上全都遵照古希臘的傳承。我們發現在這時期羅馬人筆下的「dracon」，與希臘神話上的說法差異不多，也未對它有明顯的偏好或厭惡之處。附帶一提，這種構造情節的元素，同樣反應在華格納（R. Wagner）的著名樂劇《尼貝龍根的指環》；劇中的「巨人」法夫納在獨吞了神奇的指環之後，便將自己化身為一頭龍來守護寶藏。可見得「龍」與「寶物守護者」是西方奇幻故事中的一個基本套路。

真正把「龍」賦予邪惡之意的，可能還是在公元一世紀時，以希臘文所寫成的《新約聖經·啓示錄》：

談「龍」



天上又現出異象來。有一條大紅龍，七頭十角，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。……大龍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但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（12:3-12:9）

這段《新約》的文字中，承襲了舊約時代對「蛇／魔鬼」的猶太傳統，並直接將「龍（dracon）」、「蛇（ophis）」、「魔鬼（diabolos）」、「撒但（satan）」這四個希臘字，給完全等同起來了。

但證諸歷史，基督教並不是一創立就立刻取得了正統的地位；此時的基督教會在羅馬帝國的初期，只能算是一個並不重要的宗教團體。因此這種「龍」等同於「邪惡」的想法，並未就此而普遍地推展開來。所以在羅馬皇帝圖拉真（Trajan，98至117年在位）的時期，還有以「Dracon」為名的軍隊番號出現。甚至於到了公元四世紀初，由於君士坦丁大帝的大力推崇，此時基督教已經成為帝國裡獨尊的最大宗教；但與那位埃及的「喬治主教」一起殉難的幾個人當中，有位貨幣鑄造官（我們不能不假設，他應該是個基督徒）的名字就叫作「Dracontius」。因此在真實的社會中，我們知道人們不太可能因著一兩部書籍的出現，社會中的民俗習慣就會立刻生了忌諱的。

照吉朋（Edward Gibbon）在《羅馬帝國衰亡史》中的考證，這位在市民暴動中被殺的「埃及主教喬治」，在過了百年之後，也就是到了公元五世紀末，才被基督教會封為「聖徒」。但從六世紀開始，「聖徒喬治」就從原先的一介文人教士，在民間的流傳中不斷地轉化，故事中的喬治變成了一位騎士，形象愈來愈顯「威勇」，並附會了各式各樣的浪漫傳奇色彩。經過一番改頭換面之後，便以「屠龍的聖喬治」作為傳說故事的定本，並藉由歐洲的十字軍東征而傳播出去。也就是從這時開始，作為聖徒所要屠滅的目標，「龍」的地位便「順勢推舟」，應合《新約·啓示錄》中的描述，成為一般民間人士所認定的「惡魔化身」；而且在屠龍聖喬治故事所帶來的啓發，就是「龍是可以被消滅的」，英雄可以藉此獲得無上的光榮——這也正是中古封建歐洲的「騎士傳奇」的最早雛型之一。

但歐洲對於「龍／dracon」偶爾顯露出來的正面態度，還是不太可能完全地從人們記憶之中給抹除乾淨的。在大家都聽過的英格蘭「亞瑟王傳奇」故事中，即使這些「異教故事」已經努力地混入與調和許多基督教的象徵元素（像「尋找聖杯」的這一段冒險傳奇），但在故事的開場便顯示出，亞瑟王之父的名字就是「烏瑟·潘達拉貢（Uther Pendragon）」——以「大龍／Pendragon」作為他的稱號，不過聽眾似乎不作亞瑟是「龍之子／惡魔之子」的聯想。而在歷史的層面上，即使中世紀歐洲大體已進入基督教信仰的國度，但封建諸侯林立的日耳曼裡頭，一支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所建立的

武力名爲「龍騎士團」，他們仍毫不避諱使用了「dracon」這一字眼。可見得以軍武勇力爲訴求的象徵之中，人們還是喜歡這隻外表看來威風凜凜的神話怪獸「dracon」。而英國的那部有小說《吸血鬼》，裡頭那位吸血伯爵的真實歷史人物原型——刺心公爵弗拉德三世（Vlad III），小說所採用的 Dracula 這一名字，也是源自於弗拉德身爲「龍騎士團」一員之下的轉音；弗拉德三世的 Dracula 一名，原先並不僅不帶有任何貶意，反倒象徵他對抗地勇敢對抗了鄂圖曼土耳其的入境。

文化融合之下所表現出來的多變民俗

由上述對「龍」在人們心中形象在歷史不同進程中的追索，可以發現某些有趣的現象。首先，只要調整好尺度觀點，則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文化都有與不同異質文明的融合痕跡。擺在中國來看，上古所謂「華夏文明」的內容，絕非僅由單一部族獨立建構而成。所以我們才能在這裡頭，發現龍的崇拜、鳳鳥的崇拜、靈龜的崇拜、蛇的崇拜，這些可能都是與當時所謂的羌人、夷人、越人、苗人自身的傳說有關；上古中國的部族之間，並非如我們想像中的那般涇渭分明，而是彼此交流、互相影響的，而且沒有孰高孰低的分別。

擺在歐洲的情況也是如此，今天我們雖然以「古希臘文化」爲名，但它的內容與精華並不完全來自於現代希臘國家境內的人民所締造，而是向外融合了埃及、小亞細亞（今日土耳其）、波斯（今日伊拉克、伊朗一帶）等文明古國的思想匯聚而熔鑄出來的整體成果。只不過因爲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，再加上後來羅馬人的容忍，讓「希臘字母」、「希臘語」成了當時歐洲和中亞的共同語言與書寫型式，才讓今天的我們擁有錯誤的印象，以爲地中海上古文明大多都是古希臘人所創造出來的。

此外，雖然一般人爲了方便，而使用某種圖騰符號來代表某種固定意含。但我們同時也發現，這些代表意含的「刻版印象」並不是絕對的，找到與此完全相反的情況也不在少數。正如前段所言，因爲文化上的人民思想與信仰，一直是多方交流而混雜出來的，所以只要翻翻資料，想找到推翻「龍是天子」或「龍是惡魔」的證據並不困難。在多變的民俗與思想之前，我們發現現代知識菁英們，要想建構出任何「文化符號學」上的單一「定論」，是非常不可能的辦到的事。因此，與其去定義何種符號象徵何種意義，倒不如以更包容開闊的心情，欣賞人類文化中對各式傳說象徵的歷史演變還來得更有趣。友聲